

# 神聖圖像

李淞 中国美术史文集

艺术史的意义，不止是诠释陈列在博物馆中的艺术经典，它同时还呈现着对人类文明的新认知。对艺术历史的无知，不仅妨碍着对现代文化的理解，进而还拖累当下的艺术创造。

李淞 著



人民出版社

# 神聖圖像

李淞 中国美术史文集

李淞——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李之美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圣图像:李淞中国美术史文集/李淞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3  
ISBN 978-7-01-015468-8

I. ①神… II. ①李… III. ①美术史-中国-文集 IV. ①J120.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62480 号

## 神圣图像

SHENSHENG TUXIANG

——李淞中国美术史文集

李 淞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31.5 插页:3  
字数:450 千字

ISBN 978-7-01-015468-8 定价:10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彩图1 长沙马王堆出土汉代《大一将行图》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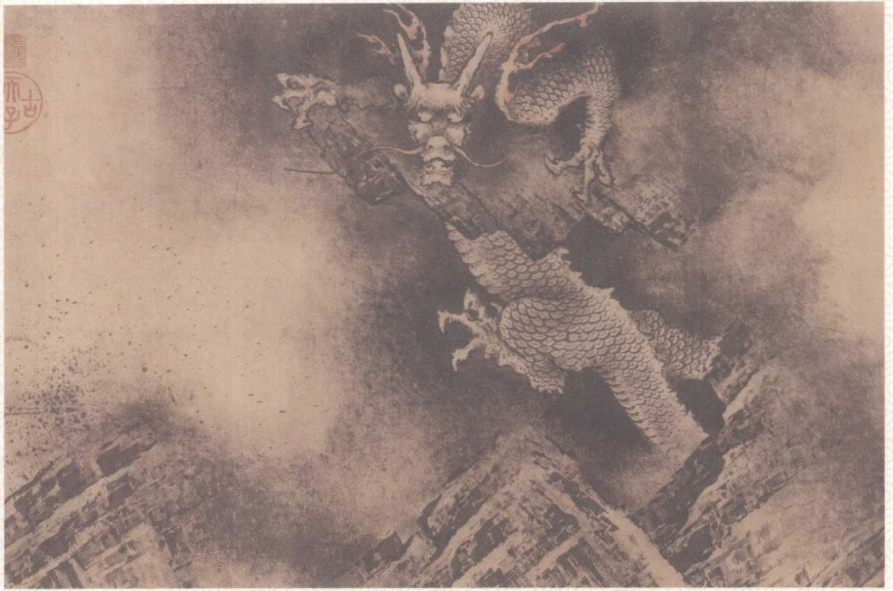
彩图2 四川仁寿县唐代坛神岩佛道造像合龕



彩图3 重庆大足宋代石门山10号窟三主尊



彩图4 四川安岳宋代老君岩四帝二后像之一



彩图5 传宋代陈容作《九龙图》局部



彩图6 明代佚名作《宪宗元宵行乐图》局部儒释道出行



彩图7 明代朱见深作《一团和气图》

# 目 录

## 汉

- 依据叠印痕迹寻证马王堆 3 号汉墓《“大一将行”图》的原貌……………3
- 论孔望山汉代摩崖造像的宗教属性……………25  
——兼说汉代图像的逻辑
- 走向图像……………48  
——从两个汉代实例再说图像的逻辑
- 马车画法与制图方式：从甲骨文到画像石……………74

## 北朝

- 药王山《谢永进造像碑》的年代与摩尼教信息解读……………109

## 隋唐

- 从所谓“太原番木瓜”（Archicarica taiyuanensis）说读图的误区……………131
- 三宝与五圣……………141  
——唐代道教石窟及殿堂的主像构成
- 论山西龙山石窟始开凿于唐代贞元年间……………1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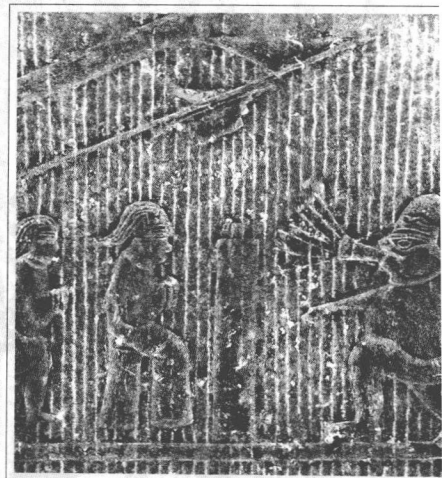


经典圣地的新经典.....	189
——关于 968 年京兆府国子监里的《佛道图文碑》	
论《八十七神仙卷》与《朝元仙仗图》之原位.....	223
对大足石门山石窟宋代 10 号窟的再认识.....	302
对宋代道教图像志的观察.....	326
——以大足和安岳三处造像新材料为重点	
一个陈容，两个所翁.....	350
——从书法角度看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九龙图》的作者与年代	



山西浮山县老君洞道教图像的调查与初步研究.....	381
跨过“虎溪”.....	430
——从明宪宗《一团和气图》看中国宗教艺术的跨文化整合	
插图来源及索引.....	477
跋.....	497

汉







## 依据叠印痕迹寻证马王堆3号汉墓 《“大一将行”图》的原貌

许多出土文物或画作由于破损或霉变等原因需要进行维修复原才能正式面世。但“复原图”并不就是“原图”，它带有某种程度的“创作”成分，所以研究者应当持以审慎的态度，不可盲目相信。对残破的文物进行拼合复原，是一切研究工作赖以展开的基础，同时本身也是第一阶段研究成果的体现，当然还应接受随后的研究工作的检验。绘画作品的拼合复原，是将各种碎片放置在正确的位置上并连缀成一个整体，以重新装裱的形式呈现出来。连缀必须遵从图像（墨迹及色彩）、大小形状、织物纹理相吻合的原则。画面上有原生的图形（出自作者）和次生的图形（添加和污损），首先须分清图形痕迹的性质：是原生还是次生？为什么出现次生痕迹？它是否有意义及有何意义？然后要揣摩原作者构图的规律和法则，理解图像所呈现的意义。或许最难之处在于将没有边缘联系和图形关系的单独碎片放置在合适的地方。在这个角度看，拼合复原工作基本上是半有依据、半有推理加想象的工作。它的好坏取决于对图像观察的细致程度、综合理解程度和想象力。好的复原能够真实展现对象的原貌，而某些失误则会使后期的研究工作变得混乱和失真。应该说，长沙马王堆三座西汉墓里的诸多帛画自1972—1973年出土以来，其复原大多数是成功的。但是一些细节常常决定我们对作品的理解会否产生偏差，一处关键细节的处理不当会导致另外的“客观事实”的出现。马王堆3号墓出土的《“大一将行”图》或许就是未被发现的一例（图1，彩图1）。



图1 《“大一将行”图》线描图

### 一、对现有的《“大一将行”图》的简要描述

这是一幅颇为特殊的帛画，绘制时间不晚于西汉前期，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大一”即“太一”（本文中不作区分），是汉代流行的至上神，故又称《“大一将行”图》，还称《避兵图》、《社神图》、《神祇图》等名。出土时十分残破，后经较长时间的拼合修复，出土13年后首次披露，17年后在《考古》杂志正式发表，21年后出版精美的印刷品。<sup>①</sup>（图2）复原后的帛画接近方形，长43.5厘米，宽45厘米。底为细绢，彩绘。以墨线

<sup>①</sup> 参见《中国考古文物之美·辉煌不朽汉珍宝·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文物出版社、光复书局1994年版，图版8。这是本文所依据的图像资料来源。



图2 《“大一将行”图》通行发表状态

勾勒形体的轮廓，再填以赤（赭）、藤黄、花青。在现有的复原图上，构图可上下分为三层，总共可见有10个单体图像，中央上部一个略大的图像占据主要位置，似乎成为全图的中心，被认为是“太一”或“社”神。每个单体图像旁大都附有文字榜题。笔者给图中各个单体图像依次编号，以利行文方便。如图所示（图3），图像编号为1至10。至于文字的识别及内容，二十多年来许多学者前后有多种读法，此处且依陈松长所读，<sup>①</sup>不作讨论。以下依次作简略描述如下：

图像1，一人，瞳目，红衣，下部似短裙状。对应的文字：“雷”。被认为是雷公图像。按：下文将看到，这个“人物”实际上是虚拟的。

<sup>①</sup> 参见陈松长：《马王堆汉墓帛画“神祇图”辨正》，《江汉考古》1993年第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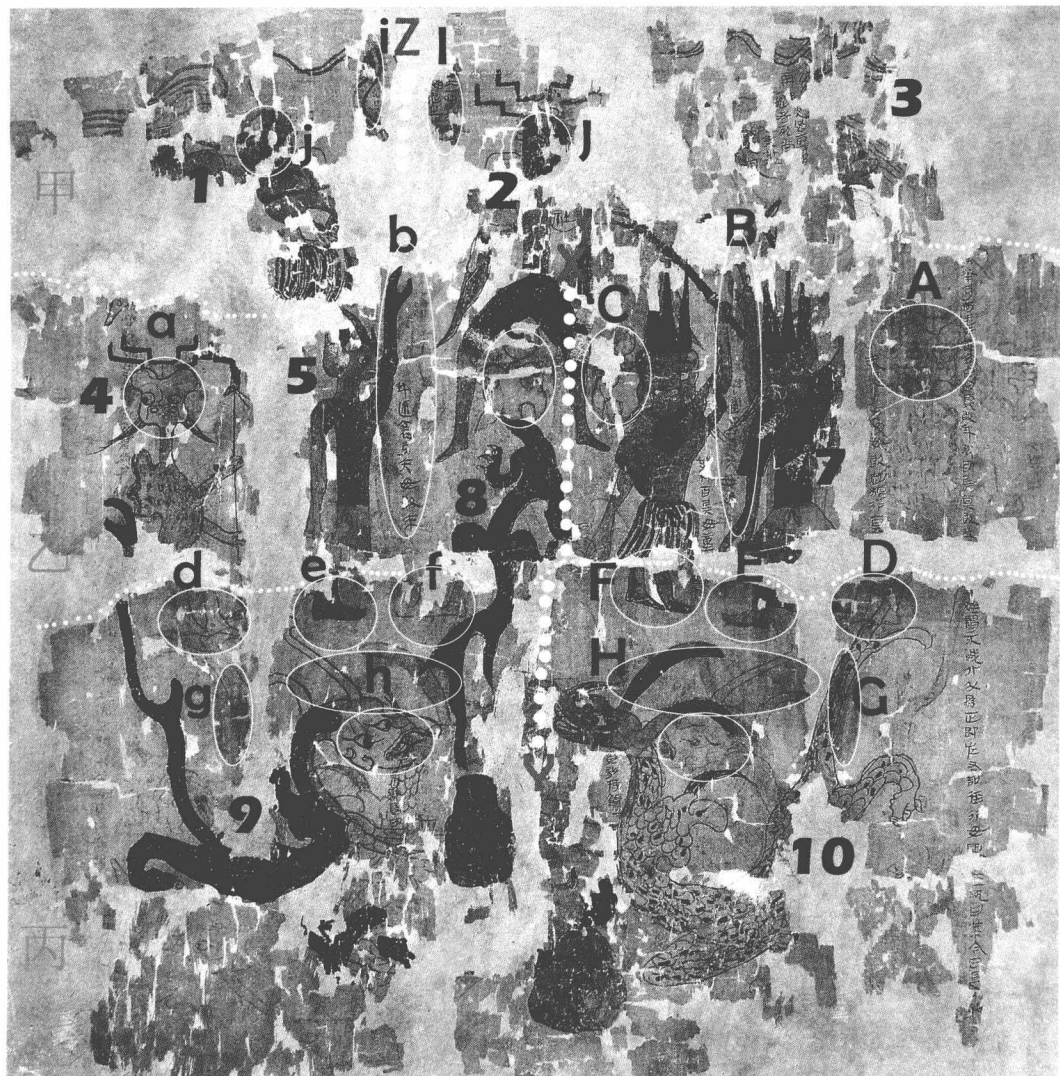


图3 《“大一将行”图》编号及对称叠印位置

图像2，一人，正面而立，头顶为两层的直折型头饰。对应的文字有两处：头部左侧：“大一将行，何（荷）日，神从之。以……”。左腋下，仅一字：“社”，字外有一圆圈，将“社”字框住。按：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认为这个人物是画面的主神，或是“太一”或是“社”神，然而下文将



看到，这个“人物”的完整性也是虚构的，实际上应该“身首分离”。

图像 3，似有一头，大眼可见，似为侧面。旁有文字：“雨币（师），光，风，雨，雷。□从者死，当（者有咎）。左弇其，右□□”。按：可能真是一般所认为的“雨师”，但首先是一批位置待定的碎片。

图像 4，武士一人，瞠目，头顶有双重直折型的头饰，恰如图像 2，跣足侧身而立，双手持一戟。未见对应的文字。其像左侧的一长行字迹是画面右边的长篇文字叠印所致（见后述）。

图像 5，一人侧身而立。对应的文字：“我麁裘，弓矢毋敢来”。

图像 6，武士一人，瞠目，张口吐舌，头戴三山形冠。所对应的文字是：“我□百兵，毋童（动），□禁”。

图像 7，武士一人，全然相似于图像 6。图像对应的文字是：“武弟子，百刃毋敢起，独行莫理”。

图像 8，一龙，黄首青身，位于画面之中央。未见对应的文字。

图像 9，青龙一，侧面，位于画面左下角。对应的文字是：“青龙奉容”。

图像 10，黄龙一，位于青龙对面，龙首赤色，身黄。对应的文字是：“黄龙持鑪（炉）”。

画面最右边有一竖行文字：“……□承弓，禹先行。赤包（抱）白包（抱），莫敢我向，百兵莫敢我（当）。□□狂谓不诚，北斗为正。即左右唾，径行毋顾。大一祝曰：某今日且行，神从之……”。这段文字与各个单独图像都没有关系，且位于右边从上至下书写，不同于其他对应于图像的题记，一般看作是此图总的题记。

## 二、对图中的色墨叠印痕迹及其原图像的分析

3号墓出土有将近12万字的帛书（及帛图），是清末发现敦煌经卷之后古代典籍的又一次重大发现。它们全部出于东椁箱内编号“东57”的长方形黑色漆奁中，除少数几种外，一般都呈长方形叠在一起，放在奁内



的一个大方格中。《“大一将行”图》也在其中(东 57-6-28)。从图片可以看出,这件帛画出土时相当破碎,有许多独立的碎片,这就给复原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出土十多年后才整理发表,由此可见一斑。

先从摹本说起。拼合装裱后我们还是可能看不清原作的面貌,这就需要描摹。所谓准确的描摹,不是对原作进行写生式的临摹、画出一幅类似照片的绘画作品,因为在这个标准上不可能超过彩色照片。理想的摹本应是有依据的还原性的摹本,剔除次生的污痕,显露出被隐蔽的原痕,帮助研究者认识作品原来的面貌。拼合和描摹都影响着原件的真实呈现,然而两者又相互关联。描摹不仅是绘图者个人的劳动,实际上是一个不断认识描摹对象的过程,还经常伴有集体讨论,最后体现出考古发掘者(或集体)对图像的判断和认识,是研究者对图像的一种重新表述。李零早就指出,早先发表的“摹本不尽准确”<sup>①</sup>,其实近年发表的改过的新摹本也同样不准确。<sup>②</sup> 主要问题在哪里?我认为就是没有分清帛画上原生痕迹和次生污痕,没有理解污痕的意义。在新旧摹本中,以第7号人物(即有“武弟子”题记者)为例,他的脚向左侧站立。帛画上确实有这样一只红色的脚,新、旧摹本都将它描绘成“武弟子”的脚。或问:为什么并排的其他三位武弟子的足都是朝右侧而唯独此人足朝左侧?底下那个向左侧过去的红脚真的就是此人的脚吗?笔者认为它只是一个印痕,来自5号人物,即5号人物的脚在另一面的重叠染印,色彩略淡,是一只“虚足”。这是由于不同画面紧贴在一起时间过久而造成的色墨互渗和转移现象。那么7号“武弟子”实在的双足该在哪里呢?就在这个“虚足”右上方,两个不连接的色块,方向为向右侧,其色赤(与手臂、短裙的色彩相同)。其迹还叠印到了对面5号人物脚后。这样,四位并排站立的“武弟子”也都是足朝右边侧立,呈现出图像设计的一致性。新旧摹本上还有相同的将叠印绘成实线的错误,如10号黄龙的赤色角在9号青龙侧的叠印痕。这种

① 李零:《中国方术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1页。

② 参见何介钧:《马王堆汉墓》,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67页图26。